

嘉靖建陽縣志

建陽縣志卷之六

上

藝文志

我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爲三
不朽自今觀之言也者又所以闡功德而永其
傳者也建號儒邦允所述作題詠類多名筆要
皆有關於風教足以振響詞林流聲藝苑者周
子有言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否
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甚功德蔑以傳矣於



是作藝文志

縣治類

建陽縣新建察院記

歲丙子大巡按山陰胡公士寧蒞建陽以建陽舊無察院度廢

學地若干營之明年告功初門程公時言以代至嘆曰此風紀之司也百餘年而始成非偶然曷得

關係之文紀成績乃命知縣邵函屬余記余辭之弗獲記曰國朝釐天下為兩畿十三省歲命御

史分徃省之蓋先王省方設教之意耳御史臺天子省方其責任不為重且艱哉是故任其重者思

有以圖其艱也或曰畿輔之地則直隸之矣而十三省之財賦兵刑又各有司存其上相維之制

小大之職經理之方著之法者亦云詳矣而御史者奚為而奚圖之曰所以究其法也法之初曷嘗

不善而善之靡究者弗善為行法者之弊耳譬之
天漢之章日月之光翳之以霾氛斯黯然而晦在
撤之而已矣今之言治者語更化則攘臂天下豈
有不弊之法哉是未究其將來也徒取於天下之
紛紛也然則御史之官以監察名者豈非有以察
其弊歟弊革而事理失傳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甚矣茲官之當慎也否則瑣
瑣者民庸訾亦忝厥命而况於居處之大弊奸
之所繇而風紀之所出乎此茲院之建所以為關
繫之大也抑有以見二公之繼理雖一事而有相
湏之美也比年來前作而後承靡靈弗剔靡奸弗
殛可謂能任重而圖艱者矣余不類方以康曠深
詬耻是尚能為關繫之文以充二公之志者乎院
之設為重門門之表為坊為貞肅為激揚中為聽
事為堂為廊為廂凡若干楹云福建監察御史四
明王應鵬撰正德丁丑仲冬立石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縣名為難治而實則不然

大備比屋絃誦前脩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
勇於聞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
非者少民易治也運塩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
浙閩越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與訟
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笋連山酒妙
天下人家池園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
土風物產之美又宦遊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
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詢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
而蒙不易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
砭劑朞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離舟水無租癥
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畫命續之
書抵予曰吾子舊令尹也盍識諸嗟夫子之去縣
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父老皆空巷迎送諭之不
去今予齒髮衰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予子

弟過其境者倦倦相勞苦以予拙政而其人不相
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
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
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
友云劉
後村撰

建陽縣題名碑記

建陽擬閩上游介于崇邵甌浦之間所轄方二百餘里視列邑為鉅

吏茲土者雖云秩有崇卑任有久近時有先後而
其人之賢否亦率勿類焉爾脂膏渙忍固宦林之
所不齒而豈弟廉平足稱良牧者則輿論之公自
有歸矣余閱舊秩官志遡漢而唐而宋元上下千
百載僅得數十人前此若無聞焉豈昔循良之多
曷可勝紀抑今堙沒之久漫無所考耶余於是
有遺憾矣自國初以迄于今百八十餘年其間異
績賢聲追蹤卓魯者相踵于後時則有若海公澄

張公津薛公宗鑑寔余同鄉先達東陽邵公函嘉興項公錫尤為一時良吏皆余竊慕焉恨生也晚弗獲為之執鞭嗚呼前規後隨章程具在之數君子蓋其惠澤浹洽于人心善政膾炙于人口德業焜耀在人耳目以故邑有遺愛民有去思卒能血食名邦流芳信史宜矣爾乃采諸紀傳類多曠佚無徵凡以題名久廢故也失今不錄不惟時之先後任之久近秩之崇卑人之賢否無所於稽抑且名氏亦因之以泯沒矣余甚悼焉迺謀諸僚寀閔君橋常君應詔樊君祉僉曰茲舉也匪以炫觀也章往詒來所以示勸也遂相與列其名氏礮石刻之以垂不朽焉將俾邑之人士洎後之令於斯者得有所考以旌別之余亦因以自鑑云是為記嘉靖癸丑歲秋九月既望知縣嶺南馮繼科撰

造大潭城記

建陽故有城在邑治西隅縣志云閩粵王築以拒漢下瞰大溪名為大潭城歲

又傾圯歷唐宋抵元陳友定據閩時因大潭故址築城西北跨山東南臨溪立為四門東景暘西景肅南景舒北駐節入國朝永樂丙申秋洪濤衝潰激齧蕩為墟土惟存南北二門弘治紀元傅羅張侯津以進士出宰斯邑始至仁以恤孤惇威以攝奸宄公以調賦役勤以舉廢墜事無鉅細苟可以致吾力者知無不為會有詔天下州縣各築城堡此我聖天子撫茲太平熙洽之運憂深思遠蓋欲保安黎庶而綿億萬年無疆之基也侯方諏衆建立間適處州廣寧礦賊吳泰兒等率衆幾二千流劫浦城政和諸邑民財公帑滋蔓將及建陽至勞朝廷軫念勅閩浙守臣勦之侯召募民兵朝夕訓練豫為之防寇至界相與戒飭曰彼邑有賢令民樂為用吾儕未可輕犯其境遂遯去邑士民德侯之惠私商計曰吾邑僻處山谷其中寇致相凌噬者不能保其必無今吾庶民小子得

免鋒鏑之慘者張侯之力也使繼張為令者皆如
今日張侯保全吾邑斯城可無築也或者不能皆
張吾邑無城何以自保乃以建城之議請于侯為
達諸臺省倡邑中篤誼之士捐貲伐名範磚建垣
堵雉環周圍一千一百二十八丈高二丈五寸仍
舊名關四大門又立小水門二曰永安永寧門各
置樓若干楹歲點民兵守之兼司晨昏啓閉之任
凡可以為民經久計者纖悉區畫咸有法費省而
事易集經始於弘治三年三月初七日訖功於弘
治七年某月某日蓋侯為人雋敏而踴達清謹而
詳練悉意為民故用民力而民莫知其勞賦民財
而民不以為費予適有滇南之命道出建溪耆
彥徐坤等丐文紀其事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夫險固可恃民心甚於城郭山谿之險尤國家所
恃以為安建陽為有宋諸先正講道之邦親上死
長之俗猶有存者前此固未嘗有城也以張侯為

之倡而民心翕然嚮義強寇不敢入其界使撫之
不當其道御之不愜其意則邑門外皆居仇敵雖
有金城湯池誰與守哉予故為文紀侯之德并以
告諸來者按察司副使林玘撰

讀書室記

建陽縣治之東偏有陋室榜曰讀書室即而
視之乃晦翁先生為邑宰張以道書院也

好事者乃曰是室曾無松竹讀書之義蓋取諸論
語以寓譏耳先生以誠明之學模楷斯世雖游戲
翰墨片言隻字之間抑豈無意哉思無以釋或者
之言遂於東樓之後刻削蕪穢敞屋三間其後徙
石為山植松種竹揭斯名以稱之又即山創小亭
前挹縣之登高山故人游公誠之題以擁青適堂
後有海棠連理之異榜曰連理因通小徑以步焉
開禧乙丑七月望日既成領丞陳德符簿趙誠之
尉林成之稅官董天錫及游公而落之因語游曰
斯邑隳壞久不治惟前載儲君行之舉百廢而一

新之如城山樓觀弓手營舍皆其特傑者也自晦
翁快倚題柱之外乃無一字以自紀久之恐莫有
知者請公作記以識之公曰即此意可為記矣願
承命不兼旬而游公以君命召未及再請公以亡
而斯記遂輟懷賢感事因援筆以識山之石北海
綦奎仲文記

邵公去思碑文

去思有碑古也茲立則茲土民為邵
侯而頌也侯名幽字宗周金華東陽

人歲正德丙子以名進士令建陽辛巳奏績擢今
陝西道監察御史歷嘉靖丙戌五閱歲矣去思碑
奚始于今碑鐫石搗厥思也思民心也又暫存德
也德則淺深存人也君子為政得民心服於在位
之日者固難致其心思於去位之後者尤難在位
而服惠民心也去久而思遺民愛也惠身曰政理
愛遺曰德化是惟德則未弗替是惟化則情用洽
否則身與位遠矣氣勢聲澤與民不相接其何以

求厥思而俾不誼哉建統諸邑而建陽為劇在昔
大儒孕靈過化之鄉儉而淳比歲人政弗臧閭閻
毀屎罔堪侯至改張琴瑟崇實抑華以茂其蔭修
執辨物以閉其恣樹惠伐頑以昭其白明德揭典
以衛其侈故今之父老曰都吾獨安得邵侯復覆
育我哉吾有子弟侯誨之吾有田疇侯植之非吾
侯也吾無有今日其子弟曰嘻吾安能忘吾侯哉
侯之治我也訓我誘我不姑息我丈量田土則浮
糧去國稅有輸公私獲利矣吾俗徃訟者訐侯必
折之以理情苟得雖豪梗弗梗非吾侯也吾無息
有於役且或胥劑以牙矣其為士者復慨然太息
曰女曹知田畝之平侯平之訟獄之簡侯簡之而
已橋津之利涉公宇之壯觀倉積之豫防草竊之
屏跡孰非侯哉吾獨念夫隆先賢則祠院祭田闢
也興學校則黌宮學田盛也清士習則浮黜而雅
崇之矣民好巫信鬼寢以成俗今之病者藥死者

禮亦孰非侯所化孚哉時則相與詠歌亦或繼之
以泣者則碑在民心久矣乃今得太叅查公僉憲
伍公郡伯張公二守趙公通守蔣公節推陳公繼
政大尹項公咸嘉其事二尹陳君三尹黃君典幕
蔡君掌教潘君分教傳君梁君陳君與樂成焉則
碑之立又豈偶然哉誠足以風天下也嗚呼今天
下之為郡縣者衆矣上固禽畜其民而民於其去
也亦幸不掃軌滅跡其或徒飭簿書以為治理及
得代也往往諷示立碑肖像以眩天下而罔後世
噫吾誰欺乎不知路碑之在口者可盡箝塞之乎
若卻侯者民攀轅之奏績之時而懷思之碑今五
載而始立是可見德化深者久彌彰而公論之在
人心必要久而後定也其棠之勿剪峴首之墮淚
亦若是已乎夫以侯才碩學駛當佛時仔有相
明天子而澤天下也又豈特一邑而已哉此固去思
之意也余謝跡山林時或與耆英扶杖聽政聞侯

為稔因庠士繆齡黃雍熊元莊黃應魁輩所述治
行為文畀民銘之于石以為記都御史林廷玉撰

項公去思碑文

嘉靖乙酉春予服闋之京取道建陽
辱瓶山項欵見其風度清雅談論和

易知為海內偉人每嘆相親之晚相違之速也丙
申歲予在告家居建郡守夏公修志博訪屬之賢
吏時已槩聞項君作縣之良猶未得其詳也今春
近江李君以公事至府携項君政蹟一帙造予言
曰東光承乏建邑凡有因革率詢前政乃知我舊
尹瓶山政善入民之深陞秩之日邑人如失依庇
至有遮道脫履搆亭樹石以懷思者此豈易致耶
邇者士夫朱君煊黃君應魁洎庠生劉寅范光祖
輩又以去思亭雖建而碑未有紀無以昭示悠遠
乃連名具事狀來請義不可後竊以先生鄉邦取
信者也可無一言以慰吾民乎予念辱近江知愛
且與瓶山有一日之雅其何敢辭嘗讀召南之詩

有曰蔽芾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說者謂召伯
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后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
不忍傷之也由是觀之瓶山去邑餘十禩矣士民
建亭立碑之情謂非其棠之愛可乎夫令之於民
猶父母於子也治之者往往拂其所性是以召伯
之後見書於史者常少瓶山家世嘉興為江右條
伯怡庵之子大司馬襄毅公之孫也蚤以明經第
進士出尹建陽建閩之大邑也政務之叢脞訟謀
之糾紛視他邑倍焉瓶山忠信明達九政治之得
失民情之隱伏罔不素定於胷中下車以來一以
節愛為本嘗慨田入緇流賦累貧戶故均田社庄
諸政雖出於前今邵君之創始然而定約束清欺
隱計畝輸官公私不匱非瓶山無以成其能也民
有爭辯者從容開諭曰忿恚可忍法網不可觸也
其不悟者立與剖決訟無滯留邑素稱多賢邇來
科目少乏瓶山以身率教集諸生於福山招提敦

請明師侍御朱君浙周君亮以資講論公暇親加
較閱并給燈油之費而勸勉之科目由是不振下
至閭井亦令耆老時宣聖訓大誥諸書以相戒
諭民風頓移他如遇旱露禱歲侵賑貨修橋道繕
城池廢墜罔不振舉省冗費屏吏奸豪強無敢縱
肆三年之間綱紀整整徃役均倉廩實民恬于里
士興于學上永下御百度黎然夫古之循吏莫盛
於兩漢如文翁黃霸龔遂朱邑之儔史冊所稱亦
不過羨其學校興田野闢道不拾遺民無冤獄而
已今甌山蕪數子之長謂非今之循吏乎所謂布
文王之政人思其德而不忘其甌山之謂也其棠
之愛召伯豈得專羨於前哉抑竊有聞焉建陽山
水清竒夙多賢令若博羅張中丞廣漢東陽邵侍
御宗周揭陽薛司諫子修今南昌李君晉卿與甌
山皆宰邑表表者其在官也民安之其去任也民
思之休聲清節百世將不朽矣項君遷符臺日膺

寵眷崇階顯秩固未可涯淡李君揚人之善以成
 人美充君子之用心也後之官此地誦此文者有
 不奮然興起者乎是一亭之小所關甚大予故樂
 書之以為牧民者勸云項君名錫字秉仁登癸未
 進士由刑部主事陞今職李君名東光字晉卿號
 近江登乙未進士清操善政籍籍有声以不切今
 事故畧之也嘉靖庚子歲
 工部右侍郎既寧范嵩撰